

晚清帝国风云Ⅲ

火烧圆明园

多重的观察视角，还原真实的人性底色与历史逻辑

火烧圆明园之谜 / 两宫太后的夺权之路 / 咸丰的堕落乃人性使然？
谁才是湘军集团超人般的存在？ / 湘军埋下了清帝国败亡的种子？

关河五十州 / 著



关河五十州

中国近代史写作
重磅作品！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晚清帝国风云Ⅲ

火烧圆明园

关河五十州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烧圆明园 / 关河五十州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1

(晚清帝国风云系列)

ISBN 978-7-5143-6667-9

I. ①火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清后期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5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3619号

火烧圆明园(晚清帝国风云系列)

作 者 关河五十州
责任编辑 张 霆 哈 曼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55 千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667-9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001 | 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

鲍超练兵颇有一套。有的营排兵布阵时，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，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。鲍超反其道而行之，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。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，就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。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，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，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。

037 |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，在一日撑一日

李鸿章秉性高傲，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但他最佩服曾国藩，开口必称“我老师”，敬如神人一般。很多年后，他还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：“你太丈人文正公（曾国藩）是我老师，你可惜未曾见着。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，现在这些大人先生，简直都是秕糠，我一扫而空之！”

郭嵩焘做事的原则是“循理”，他认为对西洋各国也适用这一原则。所谓“循理”，就是讲道理，放到外交领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规则。他对僧格林沁说，打不是不可以，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坏外交规则，这样万一仗打胜了，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服，免除后患，就算打败了，自己也堂堂正正，不会输理。僧格林沁是坚决的主战派，而且那时正想施计挫败对方，他认为郭嵩焘不过是书生之见，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。

就连宫中嫔妃都有人表示了异议，这个提出异议的嫔妃就是咸丰长子的生母、懿贵妃叶赫那拉氏。在北巡这件事上，那拉氏表现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，她力主咸丰留在京城：“皇上在京，可以镇摄一切，圣驾若行，则宗庙无主，恐为夷人践踏。”那拉氏也懂得一点历史，她引用东周时期周平王东迁，“天子蒙尘，永为后世蒙羞”的典故，说咸丰如果要弃京城而去，也会因此承受同样的羞辱。

曾国荃诚然不是弱将，但吉字营是弱兵这一事实却无法遮掩。以弱兵围城，怕就怕外围敌援兵过于强大，连阻援部队都挡不住，结果来个反包围，把他们给困在城下。江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于南京城下，便足可为前车之鉴。曾国荃在攻城时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阴影，胡林翼教给他的方法是要学会“懵懂”。

“懵懂”者，迷糊也。胡林翼的意思是说要做大事不能瞻前顾后，适当迷糊一下是必要的，否则就什么事都干不成，“天下人，唯懵懂足以成事”。

173 | 第六章 胜天半子

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相比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相同之处是曾国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，遇到艰难险阻，能够坚持到底。不同之处是曾国荃在指挥作战时比乃兄更坚决更大胆，颇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蛮劲。

曾国荃参加安庆战役时，四十岁还不到，身上充满着“胜天半子”式的蛮劲，哪里甘心功败垂成。太平军发狠，他也发狠。

205 | 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

咸丰生前，肃顺能够说服他授曾国藩以江督，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，因为曾国藩曾是咸丰最不信任的汉臣，如果连曾国藩都能够出任督抚，兼掌军政两权，其他湘军将领继续出任督抚也就不难了。咸丰驾崩后，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，肃顺大权在握，用全面依靠，代替了过去对于汉臣使用、限制的旧有方针。

湘将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。

239 | 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

为什么湖南人能当兵打仗，几个邻省的人就不行呢？细究起来，这与当地风气大有关联。湖南民风之强悍，在历史上是有名的。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而湘军尚未建立时，境内民众便立刻自发分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，一派投入太平军，一派成为结堡自守的民团，这两派立场完全不同，但都毫不迟疑地与对方誓死争斗。这种民风，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。

273 |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

作为天国领袖，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，而且驭将无能。关键时

候，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，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，可以这样说，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。

李秀成非常郁闷，不由摇头叹息：“京中五王十将，有众二十万，不能自卫，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，这是自杀！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？”

309 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

杀降事件发生后，戈登二话不说，先宣布和程学启断交，接着又盯上了李鸿章。

湘淮军中传闻，戈登天天拿着手枪到军营中去见李鸿章，想要杀死他，李鸿章避而不见，于是戈登便率常胜军绝尘而去。还有人说，李鸿章的部下幕僚预先得知戈登要杀他，向李鸿章进行报告并为之筹划，问是否要先发制人，把戈登抓起来。李鸿章长叹一声道：“我自己不修德行，乃至招来了外界的怨尤。洋人刚直豪爽，随他去吧，我不怕。”

戈登听到李鸿章的这番话后，隐隐然对其心悦诚服。

343 参考文献

第一章

天下兵將只靠湖南

1858年11月中旬，湘军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挫败，其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全军覆灭。

三河战役令湘军元气大伤，用曾国藩的话来说，已是“如车脱一轮，鸟去一翼”。三河战役刚刚结束，陈玉成、李秀成就乘胜分两路南下，其中陈玉成一路在桐城再次大破湘军，湘军仅将领便战死二十多人，所余各部士气低落，风声鹤唳。

太平军既夺桐城，接下来便剑指正在围攻安庆的鄂军。鄂军系胡林翼所部，因步兵兵勇也全部招募自湖南，所以实际仍属湘军，总指挥为荆州将军都兴阿。

都兴阿、西凌阿是兄弟俩，二人曾同率黑龙江骑兵，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与北伐的林凤祥、李开芳大战。事后，弟弟西凌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调到湖北作战，哥哥都兴阿也后脚跟前脚，带着骑兵前往助阵。

西凌阿在南方水土不服，总打败仗，不久便被革职。都兴阿不仅坚持下来，而且还从湖北打到安徽，与李续宾分别担负起了统领安徽战场之责。

李续宾在的时候，形势很好，但随着李续宾部被消灭，都兴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按照曾国藩的“主客之道”理论，如果说原先湘鄂军是“主”，一旦陈玉成反打过来，由于湘鄂军在安庆外围已无打援的机动兵力，可就要变成“客”了，这叫主客易位。

发现情形不对，都兴阿急忙下令从安庆撤围，将兵力收缩至宿松一带。陈李联军在解除安庆之围的同时，又搂草打兔子，捎带将安庆周围的潜山、太湖等重镇揽入怀中。

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宿松似乎也唾手可得，但与湘军不同，鄂军虽然退却，部队尚完好无损，尤其是李续宾部全军覆灭这一惨痛事实，让他们不敢再存有任何骄兵轻敌的念头。

第一勇将

鄂军开始要铆足劲使绝活了。都兴阿主动撤围、退兵宿松此举，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，都暗暗符合了“主客之道”的准则。

战场形势千变万化，一转眼的工夫，鄂军已由被动变成了主动。可是陈玉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他太急于将湘军全部逐出皖境，匆匆忙忙地便调兵对宿松发起了进攻。

都兴阿除了脑子较为清醒外，运气也比弟弟西凌阿好得多，尤其是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部将，此人名叫多隆阿，被公认为是继塔齐布之后八旗的第一勇将。

多隆阿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城，据考证属于蒙古八旗，也因此从小就像很多蒙古人一样练就了一身骑射的本事。他原先在北方跟着胜保打仗，之后才随都兴阿来到南方。都兴阿领兵出战，多隆阿总是以先锋官的角色在前线一马当先，左冲右突，世人谓之“突将”。

塔齐布固然勇猛绝伦，每战必身先士卒，但他充其量只是一员猛将，用兵没有什么方略。塔齐布每次传令出战，命令上都不说某营应从哪路进兵，某营和某营如何接应，或者怎样进行埋伏，弄得部下们茫然不知所从。向他请示，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出来，只说你们跟着我往前冲就好了，实际上他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多隆阿则不然。他不但部署有方，而且作战时经常可以料敌先机，出其不意。有些捧他的人甚至说韩信、曹操的谋略都不及他。吹自然是吹得过了些，但多隆阿智勇双全，仗打得好是真的。

战将最忌骄傲和急躁，李续宾兵败三河，败在一个“急”字上，如今陈玉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多隆阿紧紧抓住他急于求战的弱点，明知太平军大兵将至，却故意在营中大摆宴席，通宵达旦地吃饭喝酒。

获知这一情报，陈玉成判断多隆阿没有防备，遂乘夜对其军营进行突袭。谁知多隆阿早已在要隘处预先设下伏兵，太平军一出动就中了埋伏，被杀得大败。多隆阿随后乘胜追击，一口气摧毁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。

作为多隆阿的上司，都兴阿也没闲着。他指挥骑兵击败了陈玉成部将李四福的进袭，陈玉成两面夹击宿松的计划由此完全落空。

陈玉成一心要把湘军挤出安徽，虽然吃了败仗，但并不甘心就此罢手。不久他便回太湖与李秀成商议，希望能与其联手再攻宿松。

李秀成认为湘军刚刚获胜，气势正旺，不可轻易与之交战。无奈陈玉成一再强调自己已定下妙计，反败为胜的把握也极大，李秀成拗不过他，只得表示同意。

陈玉成的妙计是沿太湖二郎河抄袭宿松。计策是不错，但他和李秀成都没有料到，扼守二郎河的鲍超会那么厉害，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多隆阿。

鲍超是重庆人，自幼丧父，母亲给人家当奶妈，家里穷得那真是底朝天，因为生活所迫，他一直给人做杂工，连私塾都没读过。

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那一年，重庆籍的向荣募兵组建“川勇营”，鲍超应募入伍，当了一名担水夫，实际也就是军营里的伙夫。向荣后来尾追太平军去了江南，鲍超没有随军东进，他带着妻子来到长沙，想在长沙城里混口饭吃。无奈他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谋生岂是易事，没多久夫妇俩就坐吃山空，花光了身上几乎所有的积蓄。

从小就穷，想着长大后总能改变人生，料不到的是壮年之后更穷，鲍超苦闷到简直没法活，他搜遍身上仅有的铜板，到街上买来酒菜，又在酒菜里下了毒，准备和妻子一起做个饱死鬼。

邻居老太太认识在湘军水师中当营官的黄翼升，便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他。黄翼升一听，赶紧前去敲鲍超家的门，结果发现门闩都已经插上了，而且屋里的人也不愿开门。他救人心切，干脆砸掉大门冲了进去，进去一看，呵，鲍超夫妇对面而坐，正要举筷子呢！

黄翼升问鲍超，老太太所说是否属实。在鲍超承认自己的确是想要自杀后，他劝说道：“我看你也是个壮士，为什么要像庸男俗女那样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地寻死呢？”

鲍超又羞又愧，就把自己的落魄之状说了一遍。黄翼升救人救到底，胸脯一拍：

“你跟我参加湘军吧，这样不但可以不死，而且说不定还能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呢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

湘军采取厚饷养兵制度，普通士兵的军饷便足以养活家人，但湘军同时又施行“兵为将有”，兵都是由将自招，而且招募的主要都是湖南兵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黄翼升不主动开口，鲍超恐怕连湘军的门槛在哪里都找不到。

鲍超绝处逢生，对黄翼升十分感激，当下就流着眼泪给恩人叩了头。黄翼升说到做到，马上拉着鲍超回到了军营，因为鲍超是中途破例招募的士兵，所以他还专门向曾国藩进行了引荐。

有什么难的呀

据说曾国藩擅长相面之术，连一本《冰鉴》也伪托是他的相面专著，但彼时的曾国藩却绝对“相不出”鲍超日后的成就。真正重视鲍超并把他提拔起来的人其实是胡林翼。

那还是胡林翼及其湘军水师鏖战于武汉的时候。当时太平军跨踞武昌、汉阳两城，他们在江岸边用石头垒起了多如繁星一般的水寨，用来拱卫两城，同时又依托于水寨，跨江建起浮桥。这些浮桥以形同巨臂的铁索组成，远远看去，仿佛是在洪波之中开辟出了一条坦途。

每次湘军整好队伍还没出发，水寨中的太平军就已通过望远镜观察到这一情形，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。湘军攻汉阳，武昌的太平军就猛袭其侧背；攻武昌，汉阳的太平军便直冲其腹心，反正两城之间的人马随时可以通过浮桥相互增援，非常便捷。

湘军白天无隙可乘，晚上呢？也不行。太平军在浮桥上点着火炬，把个江面照得通明，而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。

胡林翼召集部下幕僚开会，密谋破浮桥的办法，可是一时之间谁都想不出高招，这让他非常着急。

胡林翼平时喜欢穿着便服在军营巡察，借以暗中考察和选用军中的能人异士。一天他闲步从一座营房旁经过，正好看到有人从帐中走出，而且一边走还一边嘀咕

着：“有什么难的呀？如果用我鲍超，早就将浮桥毁掉了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胡林翼暗暗记住了营房的编号，回到中军帐后即派侍卫前往该营房找人。一名幕僚听后不以为然地笑起来，他对胡林翼说：“那不过就是一个说话不过大脑的笨蛋士兵罢了，能知道些什么？这样的人吃饱了没事干，整天就会信口胡吹，明公（对胡林翼的尊称）日理万机，不值得为此人浪费精力。”

鲍超是不是信口胡吹，胡林翼自有办法辨别，他回答道：“你说得不对，此人既敢夸下海口，必定有特别之处。”

不一会儿，侍卫就带着鲍超来到了中军帐。胡林翼二话不说，单刀直入：“你是不是说过你能毁浮桥，你这话是否当真？”

当着胡林翼的面，鲍超并未怯阵：“说过，当真。”

胡林翼又问：“如果这件事交给你去做，你要用几个人？需要什么工具？”

鲍超首先提到的是随军铁匠。在胡林翼将铁匠召来后，鲍超交给他们一个活，要求打造十二柄特别锋利的钢斧，锋利的程度是一斧头砍下去，必须能将铁索断为两截。

胡林翼问他除了钢斧，还需要什么。鲍超回答说差不多了，人手方面，他自己在士兵中约集一批壮士，组成敢死队，只要胡林翼将这些人都交由他调用即可：“现在就等铁匠把钢斧铸好，一拿到钢斧我们就出发，到时再向大帅禀报。”

钢斧很快就铸好了。一天黎明，鲍超率队带着钢斧走出军营，其时浓雾锁江，渺不见人，非常适于执行秘密任务。出发前，他依约到中军帐中向胡林翼辞行，并且要求一旦看到敢死队砍断浮桥，后续大军必须立刻进行策应。胡林翼点头答应下来。鲍超等人随即划着几只小渔舟，沿江岸前往浮桥。

虽然隔着浓雾看不清人，但在浮桥上值勤的太平军哨兵还是听到了船桨划水的声音，他们急忙吹起号角，召集队伍准备抵御。鲍超早已有备，他事先在船头放了许多吃的喝的，把渔舟装成酒船。随着渔舟慢慢向浮桥靠近，看清来者只是“酒船”，太平军便放松了警惕，相互吆喝道：“这是酒船，都是些做小买卖的，不是妖（太平军对清军的贬称）。”

打仗也不能不吃东西不喝酒，平常就有许多商贩驾舟在江上往来交易，太平军和湘军也都从他们手里购买食品，所以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浮桥上刚刚集结起

来的队伍也就散掉了。

在太平军失去防备的情况下，鲍超率队迅速将渔舟泊于浮桥之下，众人拿出藏好的钢斧便朝铁索猛砍。随着铁索被一一砍断，浮桥瞬间崩塌，桥上铺设的白板木片四散坠落，几乎把江面都给遮住了。

浮桥崩塌时，声音大到如同堤坝被洪水冲垮。正在待命的湘军水师大部队一听就知道敢死队已经得手，遂战舰齐上，火箭纷飞，在击退太平军的反击之后，将武昌和汉阳之间的江面完全控制起来。

从毁浮桥一役起，鲍超受到胡林翼的赏识和拔擢，从一个普通士卒逐级晋升为水军准将。私下里，胡林翼也非常喜爱鲍超，鲍超字春霆，胡林翼亲自给他改为春霆，见了面总是亲热地喊他：“春霆大弟（相当于老弟）！”

多龙鲍虎

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，有一次胡林翼对鲍超说：“春霆大弟，你真是个将才，如果能带着两营陆军作战，必为出奇制胜之偏师。”

言者或许无意，听者却分外有心。鲍超随即到长沙招募了两营共三千多名兵勇，然后率部来见胡林翼。胡林翼感到有些后悔，因为他并未给鲍超下达募兵令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两营人马实际是没编制的，而没编制也就等于军饷方面出现了大缺口。不过既然已经招来了，再遣散是不可能的，胡林翼只能另外设法给他们凑饷。

湘军中凡五百人以上的大营常常以指挥者的名字来称呼，鲍超字春霆，他的部队便被称为霆营，也称霆军。霆军自成立起，其军饷就不稳定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

没有军饷怎么办？总不能听任部队垮掉。鲍超的办法是每攻克一座城池，便允许部队劫掠三日，三日后再整肃军纪，做出秋毫无犯的样子。

湘军一般来说军纪还都不错，但鲍超的霆军在外面的名声却很差，曾胡能够一直予以容忍，完全是因为霆军特别能打仗，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劲旅。

鲍超练兵颇有一套。有的营排兵布阵时，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，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，鲍超反其道而行之，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。

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，就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。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，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，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。

亲自上阵搏击是鲍超打仗的一贯风格，不过他并不光靠蛮勇取胜。每次与敌人相遇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哇哇叫着拎两把板斧往前冲，而是深沟高垒，以静制动。在此期间，他四处派出间谍，对敌方将领的情报进行刺探和收集，以便全方位了解其性格为人和行军作战的特点。

收集情报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实地侦察。在战前的两天，鲍超会带着几名营官亲自到前沿，对敌方营垒及其前后左右的地形进行仔细观察，并在回营后将观察结果画成草图。

第三步是开“诸葛亮会”。营官们被全部召集到中军帐，对照着草图商讨战法，讨论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，甚至于唇枪舌剑，互相辩论，总之是碰撞出的智慧火花越多越好。

开完会，定下战策，就进入了执行阶段。鲍超这时的要求是各司其职，不能再有任何异议，谁违反了规定，战后即以军法处置。

因为情报未搜集完整或形势不利于仓促出战，霆军常有与敌人相持长达数十天的情况，但是一旦决定要打，就一定要打到赢打到底，而且必须是歼灭战。有时部队追溃败之敌，一追就要追一两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鲍超也不肯舍弃，他就是要打一股灭一股，这一股如果不灭掉，就绝不匆匆忙忙地另开一席。

曾国藩总结湘军的基本战术，谓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，鲍超虽非曾国藩一手提拔，却将湘军的这种战术特点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在二郎河一役中，陈玉成率先败于鲍超之手，营垒被霆军击破，所部死伤达万余人。发现太平军突进二郎河，多隆阿也挥兵杀到，李秀成拼命力战，才勉强保住了六座营垒。

无论鲍超还是多隆阿，在用兵方面都不莽撞。他们知道这两次能打胜仗都只是钻了陈玉成急躁轻进的空子，太平军仍拥有反败为胜的足够实力，因此天黑后就马上收拢部队，以防遭到反噬。乘机机会，陈玉成、李秀成方得以连夜突围。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过去在湘军大将中塔罗（塔齐布、罗泽南）齐名，如今多隆

阿和鲍超已足以取代他们的位置，军中呼为“多龙鲍虎”。陈李联军本有希望借三河大胜之势横扫湘鄂军，但因为多隆阿扼守宿松，鲍超据守二郎河，胜利之师在二人面前又变成了败军，原有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实现。实际上，陈李联军至此就停留在了太湖一线，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。

获悉太平军连胜的势头被遏制，胡林翼断言：“贼（对太平军的贬称）不能乘着我军士气沮丧之机，合力继续进行攻击，单从这一点来看，我就知道他们走不远了。”

话虽是这么说，但经过三河、桐城两战，太平军在安徽曾面临的危机已然解除，与此同时，他们暂时不敢动的也只是湘鄂军，打绿营依然不在话下。

在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的主要统兵将领中，除了陈玉成、李秀成外，尚有李世贤、杨辅清、黄文金等人。李秀成将重点放在江南，到安徽这边只是应陈玉成之请进行联合作战，所以在曾国藩、胡林翼看来，他的威胁性反而最低，尚排在李世贤等诸人之后。

以在安徽战场上的活跃程度而言，李世贤被认为仅次于陈玉成。就在陈李联军都止步不前的时候，李世贤在安徽宁国连破绿营各部，1858年12月，又击破清军湾沚大营，浙江提督、督办宁国军务的邓绍良阵亡。消息传出，朝野为之震惊。都兴阿上书咸丰，奏请让胡林翼“夺情视师”，居中指挥，同时他还提到在三河战役中，如果有胡林翼在武昌调度，李续宾绝不至于孤军落败，行文措辞颇为激烈。

都兴阿的这份奏折所触及的正好也是咸丰的心病，他当即给胡林翼下达了“夺情视师”的圣旨。

笔墨游戏

三河之败早就令胡林翼坐卧不安，急欲奔赴沙场，现在皇帝既颁下圣旨，“夺情视师”似乎显得更加有理有据，可他同时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，即便接到圣旨，内心也仍处于两难之间。

是曾国藩的来信最终促使胡林翼下定了决心。曾国藩在信中说，湘军在三河阵亡将近六千人，元气大伤，今后能否复振已成未知数，如果“润公”（胡林翼号润芝）

再不出山，时局将不可挽救。

1859年1月，胡林翼接受曾国藩的建议，从湖南原籍回到武昌，复任湖北巡抚。在武昌巡抚衙内住了没几天，便渡江驻扎黄州，加以整顿军务。

在胡林翼复任之前，李续宜已先行到达黄州，收容了自三河、桐城两战溃退下来的七千余湘军。胡林翼到黄州后又新征了一批兵卒，加起来不下万人，他把这些部队全部交由李续宜掌握和整训。

李续宜是李续宾的弟弟，兄弟俩多年随老师罗泽南征战，但李续宜的名气一直远不如乃兄。在胡林翼看来，这并不是因为李续宜才能不济，而是李续宾生前的光芒太过耀眼，以至于李续宜“功多为续宾所掩”，若得到合适的机会，必能够脱颖而出。

这时胡林翼还了解到，在他回家服孝期间，湘军的后勤供应不正常，官兵已经有两个月拿不到饷银了，部队士气很受影响。获悉这一情况，他眉头一皱，从案头取出一张白纸，用毛笔唰唰地写上几行字，然后让文书刊印多份并盖上了他的印章。

文件是寄给各路厘局的，胡林翼在上面写的是自己现编的一首打油诗：“开口便要钱，未免讨人厌。官军急收城，处处只说战。性命换口粮，岂能一日骗？”文末他直接提出要求：“恳求各路厘局大财神办厘金三万串。”

文件寄出不到十天，运送军饷的船只便络绎而至。通过看似戏谑的笔墨游戏，一个困扰湘军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，但胡林翼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，为此他决定让阎敬铭主持武昌粮台。

阎敬铭是陕西人，早年三次参加会试均告落榜。按照科考制度的规定，他这样的落榜生可以像江忠源一样参加“大挑”。“大挑”没有笔试，只有面试，现场由王公大臣负责挑选验看，实际就是看这些王公大臣对士子的印象如何。

阎敬铭身材矮小，两只眼睛一高一低，走起路来还慢腾腾的，不像一个青年士子，倒活脱脱是个乡间老头儿。“大挑”时，他刚刚按次序跪下，连说话的机会都没能得到半句，一位参与面试的亲王就如同看到鬼一样大叫起来：“阎敬铭你赶快离开考场！”

因为颜值的差距，同样是参加“大挑”，江忠源得了教职，阎敬铭什么都没捞